

英汉第三人称指示语语法化对比研究

刘金凤, 曹合建

(甘肃农业大学 外语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外语学院 上海 201600)

摘要: 英语人称代词受英语语言系统从综合型到分析型转变的影响, 第三人称从人称代词系统分裂且具有了指示代词性质。汉语第三人称代词语法化则是从指示代词到获得人称代词性质的过程。二者发展方向不同, 语法化过程的动因与机制也不同, 故语法化过程中产生了不同的语用变体。从类型学角度分析英语为二身语言代词, 而汉语为三身, 代词类型与语用变体的不同从根本上来说是由汉民族与不列颠民族的世界观不同而导致的。

关键词: 英汉第三人称指示语; 语用变体; 语法化; 类型差异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876(2012)02-0001-05

Abstract: Third person pronouns of English split from personal pronoun system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synthetic language to analytic language, and gained the demonstrative property in the process of grammaticaliz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hird person pronouns, however, illustrates how the demonstrative *ta* obtained the property of a personal pronoun. With different motives and mechanisms of grammaticalization, these different developmental directions lead to the appearance of different pragmatic variants, but the deep cause lies in the different world values held by the Chinese people and the British people. From the typological perspective, Chinese third person pronouns belong to a three-person language while English is a two-person language.

Key words: third person deixis of English and Chinese; pragmatic variants; grammaticalization; typological differences

1. 引言

人称指示语是对编码于言语事件中的参与者或相关角色的符号指称(Levinson 2001: 62), 它通过公开或隐含的指称词语(主要为人称代词)把话语中涉及的说话人、听话人或第三者联系起来, 表明人称语义所指和参与者角色之间的关系。指示语具有指向性, 引导构建话语主体的定位系统, 明确主体的视角、情感等主观成分(赵秀凤 2010: 23)。英语第三人称代词有性、数、格之分, 可消除谈话中性别、参与者、数、受话者与发话者的模糊性, 但在具体言谈中常出现通性指称以及通性指称在前指或后指照应中性、数不一致等问题。汉语言本身缺乏屈折词尾, 第三人称变体繁多。Jaszcolt(2004: 195)指出在不同的语言系统中不同的语义信息词汇化或语法化入代词, 因此英汉第三人称指示语语法化的对比研究有助于解决英汉语共时平面的语用变体现象, 对代词类型学研究助力明显, 并且对明晰汉语人称代词的体系与特点也有一定的意义。

2. 英语第三人称语法化研究

英语史大致划分为三个时期, 古英语(公元450—1100年); 中古英语(1100—1500); 现代英语(1500年至今)(Algeo & Pyles 2009: 86)。古英语是综合语言, 其

特征是“句子中词语之间的联系很大程度上由屈折形式实现”(Baugh & Cable 2001: 54)。名词动词均有阴性、阳性、中性、主格、宾格、生格以及与格之分。而那些广泛使用介词和助词并依据词序来展现语义关系的语言称之为分析型语言(Baugh & Cable 2001: 54)。现代英语是分析型语言(Leech 1995: 1), 因而英语史见证了从综合型语言向分析型语言转变的过程。

2.1 英语代词系统的发展

Givón(1976)认为人称可以独立标识或通过曲折变化来实现, 人称标记语的语法化就是从独立代词到曲折变化人称标记(通常称为一致关系)的过程。换言之, 独立代词与屈折代词标记是人称实现的两种方式, 第三人称代词变化也应从形态变化与代词系统屈折标记的变化过程来考察。

2.1.1 古英语代词系统的发展 英语代词多借来自其他语言, 如“*He*”从德语中来, 其源头为丹麦语中的“*hij*”(Pearsall 2001: 845)。现代英语中的“*she*”来源不明, 但其或许来自指示代词“*sēo*”而非人称代词“*hēo*”。就其来源, Baugh & Cable(2001: 158)认为在古英语中其形态为“*hēo*”, 但现代英语中的“*she*”至少受到指示代词“*sēo*”的影响。第三人称复数“*they*”, “*their*”, “*them*”, 都受到类似的影响, 而现代形式的发展无疑来自斯堪的纳维亚语。古英语被描述为“词形变化完整时期”(Baugh & Cable 2001: 50), 代词系统的词尾变化复杂, 第一二人称

代词不仅有普通意义上的单复数,还有一套指代两个人或物的形态。但双数(dual)与多数(plural)之分从古英语时期便开始消亡(Baugh & Cable 2001: 57)。

表 1. 古英语代词系统

人称		主格	宾格	与格	生格
第一	单数	ic	me(e)	me	min
	双数	wit	unc		uncer
	多数	wé	us		ure
第二	单数	þū	þe		þin
	双数	gīt	inc		incer
	多数	gē	eow		eower
第三	单数	阳性	hē	him	his
		中性	hit	him	his
		阴性	hēo	hire	hire
	复数	hīe	hīe	him	hira

(来源: http://en.wikipedia.org/wiki/Old_English_pronouns, 见 2011/11/20)

如上表所示,古英语中人称代词系统有人称、性、数、格的变化,除了音系与现代英语不同外,词尾也随语法性而发生变化,但随着语言的变化,古英语后期一般现在时的部分词尾弱化并逐渐消失。如:

(1) *ic lufie I love þū lufast you love hē/ hēo /hit lufað he/she/it loves*

wé lufiað we love ge lufiað you-pl love hie lufiað they love (引自 Gelderen 2000a: 188)

(2) *ge feor hafað foeðe gestoeled*

you far have a feud inflicted

you have gone far to inflict a feud.

(*Beowulf* 1834)

不同于第一人称单数代词的是第二三人称单数词尾在中古英语中保留下来并发展为 *-est* 以及 *-eth*, 如: *lovest, loveth*。

2.1.2 中古英语代词系统的发展 中古英语被称为词形变化消减时期,这是由于古英语后期曲折形式趋于缩减,并开始大量消失。“因为需要区分性与格的变化,人称代词系统的词尾缩减不是很明显,所以古英语时期的很多词尾变化形式保存了下来,但双数和旧的第二人称消失了”(Baugh & Cable 2001: 157)。中古英语代词系统依然复杂,保留了古英语的第一、二人称,只有少许拼写变化,第三人称阳性单数发展为 *him*, 阴性形式由指示代词的形式替代并发展为 *she*, 但 *ho* 在一些地区存留了很长时间。“与格与宾格形式在中古早期合并,与格的词形(*him her (t) hem*)保留了下來”(Baugh & Cable 2001: 157)。词尾脱落这一过程并非突然发生,通常情况下动词词尾遵循下述规律:第一人称单数现在时以 *-e* 结尾,如 (“*ich here*” - “*I hear*”), 第二人称(*e*) *st* (“*þou spekest*” - “*thou speakest*”), 第三人称 *-ep* (“*he comeþ*” - “*he cometh/he comes*”), (*þ* 发音类似 “*think*” 中不发音的 *th*)。词尾 “*þ*” 从 “*-s*” 的转化首先从北方地区开始, Jespersen 对此变化的解释是 “*-s*” 比

“*þ*” 使用更方便”(Gelderen 2000: 198)。

表 2. 中古英语代词系统

人称		主格	宾格	与格	生格
第一人	单数	I / ich / ik	me		min / mi
	复数	we	us		ure/our
第二人	单数	þu / thou	þé / thee		þi / þin / þine / thy / thin / thine
	复数	ye / 3e / you	you , ya		your
第三人	单数	阳性	he	him	his
		中性	hit/it	hit/it/him	his
		阴性	heo/ sche / ho / he / 3ho	hire / hure / her / heore	Hir /hire/heore/ her/here
	复数	he/ hi/ ho/ hie / þai / þei	hem/ham/ heom / þaim / þem / þam	here / heore / hore / þair / þar	

(引自 http://en.wikipedia.org/wiki/Middle_English_person-al_pronouns, 见 2011/11/20)

古英语中的语法关系通过词尾变化以及格的变化来实现,现代英语大量使用介词和助动词等结构格,并借助词序来展现词与词之间的关系。在中古英语时期,英语处于从综合性语言向分析型语言转变的过渡时期(李赋宁 1999: 19),但此前词序已经开始向主—动—宾结构发展,并在一些结构中固定下来且向其他结构外延。古英语的句子结构可以是副词+动词+主语、宾语+动词+主语、宾语+主语+动词或主语+动词+宾语结构,在“古英语中动主结构占 35%,而在中古英语中占 4%”(李赋宁 1999: 9)。这一趋势说明从古英语到中古英语句法开始发生变化并对代词的发展产生影响。

上述变化对英语从综合型语言到分析型语言的转变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 SOV 结构语法化为 SVO 结构。其次,古英语中的非人称结构转变为人称结构,这与词汇格向结构格的转变相关。当谈到古英语格的作用时, Gelderen (2001: 149) 指出,“格在古英语中不依靠结构的位置。非人称结构就是很好的例子,在承受题元格的基础上非人称结构有与格的形式,但需要特别的位置。在经历题元格基础上,非人称结构获得了承受格。但承受格并不需要根据特定的位置予以核查,因为它的第一、二人称代词格的区别在第三人称代词出现前便已消失”。古英语中词汇格用词尾变化来体现格的形式与功能,而中古、现代英语中的结构格从诸如功能词汇的曲折形式或一些介词结构中得以体现。以现代英语为例,格、时态、一致关系体现在功能词类中。结构格大约在 13 世纪引进(李赋宁 1999: 19),“在古英语和早期的中古英语中,非人称结构的消失和词汇格的失落紧密相连,而且都首先发生在第一、二人称代词上”(Gelderen 2001: 154)。

证据表明与一二人称连用的动词比与第三人称连用的动词更易脱落词尾, Gelderen (2000a: 187) 认为“假如第三人称的特征在动词上较强,这符合要求;换句话说,假如第三人称词尾依然是代词的话,第三人称特征更明确,可以作为 *pro* 使用。同时第三人称单数比第三

人称复数在特征上亦更为明确,因而有更多的 *pro* 省略形式出现”(Gelderen 2000: 135)。他还指出“第三人称代词的特征是附着代词(cliticized pronouns),但一二人称不是。代词如 *he* 可以是附加语,如移位成分(dislocated elements)”(Gelderen 2000a: 187)。

2.1.3 早期现代英语代词系统发展 在早期现代英语代词系统中,“*She* 和 *her(s)* 在中古英语起便固定了下来”(Algeo & Pyles 2009: 184)。在早期英语代词系统中,“就第三人称复数,本土的 *h*-形式在 15 世纪便变为古体,这其中 *th*-forms 通行,与 *hem* 结合并以非重音的形式存留下来;在当代英语中通常写作 ‘*em*”(Algeo & Pyles 2009: 186)。Hopper & Traugott (2001: 133) 指出“附着重音形式有不同的来源(‘*em* 来自古英语 *heom*, 而 *them* 是自斯堪的纳维亚的中古英语形式”。“在 16 世纪初以 *h*-为始的复数所有格如(*here, her, hir*) 就很少使用了”(Algeo & Pyles 2009: 186)。

表 3. 早期现代英语代词系统

		主格	宾格	生格	所有格
第一人称	单数	I	me	my/mine	mine
	复数	we	us	our	ours
第二人称	单数(非正式)	thou	thee	thy/thine	thine
	复数(正式单数)	ye	you	your	yours
第三人称	单数	he/she/it	him/her/it	his/her/his/its	his/hers/his/its
	复数	they	them	their	theirs

(引自 http://en.wikipedia.org/wiki/Early_Modern_English#Pronouns 见 2011/11/20)

这一时期人称代词的形态相对固定,动词词尾基本与古英语类似,大部分动词保留有古英语的形式,以乔叟语言中 *turnen*(*turn*) 为例大部分动词有以下词尾形式。

表 4. 乔叟英语中的一般现在时动词词尾

Person	Present tense	past tense
I	turn(e)	turned(e)
Thou	turnest	turnedest
he/she/it	turneth	turned(e)
we/you/they	turne(n)	turned(en)

(引自 David 2005: 24)

第二人称非正式单数的动词词尾是-(*e*)*st*,如“*thou takest*”,第三人称单数为-(*e*)*th* 而非-*s*,如“*he taketh*”。第二人称非正式单数和第三人称单数动词词尾变化在虚拟语气中都消失了。“简化到现代我们所使用的代词系统,如 *turn* 到 *turns*,这些均发生在中古英语后期”(David 2005: 44)。

2.2 英语第三人称代词特殊用法

在英语代词系统的发展过程中,由于认知因素与社会变革而产生了第三人称语用变体。根据文献研究有通性指称以及通性指称在前指或后指照应中性数不一致的问题(Laitinen 2008: 155-185; Gaeta 2008: 103-

129)。如:

(3) By the example of Sampson that **one** might and (if **they** be not too foolish to live in this world) must speaker riddles to **theyr** frends and try the truth of offred love. (Arabella Stuart 1603; STUART, 130; cited from Laitinen 2008: p. 161)

(4) I entreate this offense oonly wordlye , bycause the capacitie of thoffenders seemth to strenghte noo further. And **he that** regardith not **his** obedience to **his** prince regardith not moch **his** obedience to God and His truth , which **he** hath offended in the other. (Stephen Gardiener , 1545; cited from Laitinen 2008: p. 156)

语法性别的历时变化导致了通行代词性数一致的混乱。Laitinen(2008: 155-185) 以 16 世纪到 19 世纪的 CEEC 语料库为基础对第三人称性别变体做了全面的考察, *he that/who* 结构随着女权运动的出现而消失,其中在 *he* 在 *who* 结构中其最终被 *those* 所替代;同时女性作家在后指照应中趋向于使用 *they*, 而以 *they* 代替 *he* 从早期现代英语便出现,在口笔语中广泛使用并在 Pearsall 编纂的新牛津大辞典中被称为“窄意 *they*”(narrow *they*)。

3. 汉语第三人称语法化研究概述

英语自古代词体系便完备严密,而古代汉语中是否存在有真正意义上的第三人称代词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本研究仅以现代汉语中通行的第三人称代词“他”作为研究对象。本文前期研究从“他”的词源用法谈起,考察了“他”获得词汇意义、语法意义进而产生语用变体的语法化过程。研究结果显示“他”从古汉语旁指代词发展而来,从语言内部结构来看,语义适宜度、合适的句法环境为其语法化的动因,“他”首先经历了语义泛化,位置结构在句法中受到限制并失去句法自由与语音特征,并逐渐成为词缀在句中充任语气、时态、结构等助词,同时也可担当语用标记语暗示下文的发展(刘金凤、王继中 2011: 183-186)。从语外因素看,隐喻是其从具有独立意义的词汇发展为抽象语法词素的推动力,而类推则基于语言结构和人的经验结构之间存在“相似”关系这一原则上,在 *V + 他/她/它 + 一/两... + x* 结构中发挥作用。

4. 英汉第三人称代词语法化比较

4.1 语法化过程比较

英汉第三人称语法化过程均遵循了 Diessel(1999) 提出第三人称语法化的普遍规律指示代词 > 第三人称代词 > 附着代词 > 曲折形式,符合渐进性、单向性以及共存性等语法化原则。但从诸如人称角色、性别和数等指示元素语法化的角度来看,现代英语不仅和汉语不同,也与古代英语大相径庭。现代英语中曲折变化有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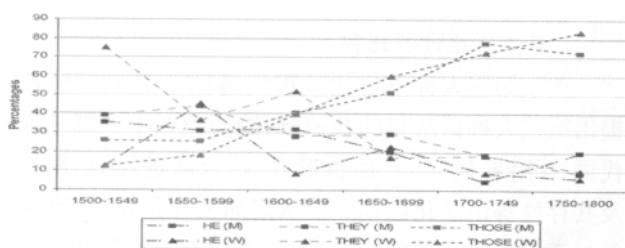
话者/听话者以及其他参与者 ((I/you) speak 与 (she/he/it) speaks) 之分,而汉语和古代英语皆无此对立。另外,汉语在西方语言的影响下将性别元素编码入代词,而且数的区分比单数形式出现晚,英语代词自古便有标记性,而汉语“他”无标记之分,从本质上较英语富于变化。从语法化的角度来说,二者发展方向不同,代词性质不同,二者都受到语言接触的影响。从语用变体角度来看,拙文(刘金凤、王继中 2011: 183-186)认为汉语第三人称代词分别从横组合纵聚合两个层面发生了变化,而英语第三人称代词特殊用法除泛指(通性)代词外,语用变体只分别发生在前指与后指照应结构中。

4.2 动因与机制比较

Hanks(2009: 10-24)指出指示语基于人类感知和意象图式结构的同时,也有交际的相互作用特点。从上述分析看,英语第三人称变体中社会要素要多于认知要素,汉语与之相反认知要素占主导地位。“他”的所指对象作为旁观者远离说话者这一指示中心,实际上暗示了一种疏远关系,当这个心理表征的概念投射在 $V + te + Num$ 结构中,便暗示了言者的心理漠视。通过隐喻具有了独立具体意义的词汇“他”发展为抽象的语法词素,而类推机制基于语言结构的相似性与联系性上,也与隐喻关系密切,反映在该结构上,数量词短语类推至 $V + 他/te/ + 一/两... + x$ 。而这一认知推理亦与语用推理密切相关。就“他”的语法化而言,清晰性与经济性以及主观化在其变化发展中作用重大,同时这些语用原则也在英语第三人称代词的语法化中发挥了作用。

清晰性指采纳新途径来表述已有的意义或在旧的表达方式上加入新的意义,革新基于经济性原则,特别倾向使用已有的结构表达新的意义。在交际中,言谈双方都倾向于找到明了简单的方式表达自己,尽力使表述简洁,出于这一动机,语篇结构将压缩至句法结构,句法结构进而压缩至词汇结构。Croft(2008: 102)指出“经济性是表述最小化的原则。在对话中,语言的经济性基于言者对听者推理能力、共同背景以及共享知识的推算上”。主观化既包括语法结构形式的演变,也包括语言形式经过演变而获得主观性的表达功能(戚国辉 2011: 15)。二者在语法化的过程都融入了主观色彩,以 $V + te + Num$ 为例,说话者在主观意愿的基础上把自己作为观察周围世界的指示中心;而在英语第三人称语法化的过程中,不论是 *he, s/he* 还是 *they* 的选择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使用者个人意愿。如:

表 5. 现代英语平行语料库中男性与女性对后照应的三个代词变体使用情况统计



(来源: 引自 Laitinen, M. 2008: 155-185)

4.3 类型学特征对比

二者发展方向不同代词类型也不同, Bhat(2004: 15)指出“那些在第三人称代词中有性别区分的语言较多为二身语言,而没有性别区分的则为三身语言”。尽管英语的代词大部分从其他语言中借用过来,但从四世纪起就有了相对完善的性、数、格体系,第三人称代词与第一二人称代词在句中所起的功能一样,但在从综合型语言向分析型转变的过程中,第三人称代词从代词系统中分裂出来,特征趋向于具体,类似指示代词,属二身语言系统,其属于 *pro-forms* 而非人称代词。汉语从指示代词“他”转变为人称代词,首先“他”在句法环境中与“我”,“自”,“己”对称出现来指代人,从最初在功能上就被认为与第一二人称等同,并且其阴性与中性形式受欧化运动影响在 1920 年左右才出现,直到现在口语中依然无法区分性别,而英语在古英语时期便有了严密的性别区分体系,直到中古英语其形容词、动词、名词都有语法性别之分,汉语人称代词无疑属三身语言系统,可同时起到指示与指代的功能。“与三身相比,二身语言很少与人称为主导的指示系统联系起来,但二身语言体现了距离为导向的指示系统”(Bhat 2004: 15)。这样的区分体现了谈话者在世界观方面的差异。举例来说,持二身语言者从心理表征上把言语行为认作是双向行为,仅发生在言者与听者上,而使用三身语言者则从心理上把谈话认为是团体事件,谈话发生在三个甚至是更多人之间,话语角色也在一二三人称代词间转换,体现在句子结构中三个人称可同时在汉语句法结构中出现,但很少在英语结构中出现。如:

(5) 广东万个你我他,齐齐来当好东道主。(王桂安 1995: 83)

(6) 你告诉我,我告诉他,不一会,乡里办中学的好事大家都知道了。(同上)

5. 结论

从历时角度进行研究,英汉第三人称变体皆是语法化过程的产物,二者语法化过程、动因与机制皆有差异。从类型学角度分析,根本原因是英汉语言使用者的世界观不同,导致认知与社会因素对第三人称代词用法产生影响。从语源学角度观察,第三人称代词均来源于指示代词,但二者来自指示代词不同的类属,因而其对代词系统影响也可做进一步研究探讨。

参考文献

- [1] Algeo, J. & Pyles, T.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s of English Language* [M]. Beijing: The Syndicate Press, 2009.
- [2] Baugh, A. & Cable, T. *A History of English Language*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1.
- [3] Bhat, D. *Pronoun*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 [4] Croft, W. *Typology and Universals*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 [5] David, C. *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 [6] Diessel, H. *Demonstratives, Form, Function and Drammatization* [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9.
- [7] Gaeta, L. Mismatch-grammar distortion and grammaticalization [A]. In López-Couso, M. & Seoane E. (eds.). *Rethinking Grammaticalization: New Perspectives*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8: 103-129.
- [8] Gelderen, E. The role and position in old English [A]. In Fischer, O. (ed.). *Pathways of Change: Grammaticalization in English*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0a: 187-206.
- [9] Gelderen, E. *A History of English Reflexive Pronouns: Person, Self, and Interpretability* [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0b.
- [10] Gelderen, E. Towards personal subjects in English variation in feature interpretability [A]. In Faarlund, J. (ed.). *Grammatical Relations in Change*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1: 137-158.
- [11] Givón, T. Topic, pronoun and grammatical agreement [A]. In Charles, L. (ed.). *Subject and Topic* [C].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6: 149-188.
- [12] Hanks, W. Fieldwork on deixis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09 (41): 10-24.
- [13] Hopper, P. & Traugott, E. *Grammaticalization*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14] Jaszcolt, K. *Semantic and Pragmatics: Meaning in Language and Discourse* [M]. Beijing: Beijing University Publishing House, 2004.
- [15] Laitinen, M. Sociolinguistic patterns in grammaticalization: He, they, and those in human indefinite reference [J]. *Language Variant and Change*, 2008(20): 155-185.
- [16] Levinson, S. *Pragmatics* [M].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2001.
- [17] Leech, G. English grammar: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J]. *The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1995(2): 1-2.
- [18] Pearsall, J. *The New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 [Z].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 [19] Tabor, W. & Traugott, E. Structural scope expansion and grammaticalization [A]. In Giacalone, A. & Hopper, P. (eds.). *The Limits of Grammaticalization*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8: 229-272.
- [20] Wikipedia. The system of personal pronouns of Old English [J/OL]. http://en.wikipedia.org/wiki/Old_English_pronouns, [2011-11-20].
- [21] Wikipedia. The system of personal pronouns of Middle English [J/OL]. http://en.wikipedia.org/wiki/Middle_English_personal_pronouns. [2011-11-20].
- [22] Wikipedia. The system of personal pronouns of Old English [J/OL]. http://en.wikipedia.org/wiki/Early_Modern_English#Pronouns. [2011-11-20].
- [23] 李赋宁. 英语史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 [24] 刘金凤, 王继中. “他”的语法化研究 [J]. *甘肃社会科学*, 2011(6): 183-186.
- [25] 戚国辉. 主观化视角的英汉强调型形容词语法化研究 [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1(4): 13-16.
- [26] 王桂安. 论人称代词活用 [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5(2): 82-86.
- [27] 赵秀凤. 语言的主观性研究概览 [J]. *外语教学*, 2010(1): 21-26.

作者简介: 刘金凤, 甘肃农业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 硕士, 研究方向: 认知语言学、语用学。
曹合建,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国际商务外语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 英语语言学、翻译。

收稿日期 2011-09-09
责任编辑 薛旭辉

第七届中国外语教授沙龙通知

由《中国外语》杂志社、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和高等教育出版社共同举办“第七届中国外语教授沙龙”将于2012年6月29日—7月1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大会谨此邀请外语学科的专家学者与会,共同探讨外语学科的建设与发展问题。

本次大会的主题是“外语研究学术创新的准备与途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协调发展”。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结合是当代外语教育的根本,是国家战略发展对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在理性思考和现实需求方面的迫切需求。科学具有内在的整体,被分解为单独的部门不是事物的本质决定的,而是由于人类认识问题的能力局限性。其实,科学精神本身就是一种人文精神。因此,我们需要从整体上着眼,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结合起来观察和思考问题;而人类思想史上最有成就的发展,往往是在两条不同思想录像的交叉点上。所以,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有机结合机制,应当是我们大学教育的重要发展途径。

我们恭请您根据大会的主题,选择相关具体议题,撰写高质量的专题论文,准备讨论发言。会议具体事宜如下:

一、报到时间:2012年6月29日14:00—22:00

二、会议时间:6月30日全天、7月1日上午。7月1日下午可离会。

三、会议形式:大会主旨发言和分会场专题讨论。

四、报到地点:北京师范大学京师大厦一层接待处(具体位置见<http://www.bnu.edu.cn/map>)。京师大厦联系电话:010-5880-2288

五、会议地点:北京师范大学京师大厦学术报告厅。

六、会议报名:与会代表请于6月15日前将发言题目、提纲、回执发至张冬冰,电子信箱:zhangdongbing@yahoo.cn

七、联系方式:《中国外语》编辑部陈丽:010-58581353,13910600163 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张冬冰:13810860282

八、费用:会务费600元/人(在读博士生300元/人),参会代表的交通和食宿费用自理,食宿由大会统一安排。

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三日